

佐藤直方：中国論集

从古日文原版转录而来。原文来自：

佐藤直方：《中国論集》，見：西順藏、阿部隆一、丸山真男校注：《日本思想大系・山崎闇齋学派》，東京：岩波書店，1980，第420-425頁。

注：转录电子版时，表示重复的「、」「、」「〈」「〉」符号用具体的假名代替，「々」符号则保留。

在每段最后给出了DeekSeek-V3提供的译文，生成时间为2025年3月5日。人工智能生成的译文仅供参考，请自行辨别。译文用引用格式标出。

直方先生「華夷論断」曰、学者、中国夷狄ノ論紛々タリ。皆一偏ノ説ヲ立テ主張スルヨリシテ、初学ノ惑ヲ起セリ。元来中国夷狄ト云コトハ中国ノ聖賢ノ言ニシテ、天地全体ノ地形ニツイテ立タル也。「周礼」土圭ノ法、世々ノ聖賢ノ論説語類等ニ詳也。何ソノマギレモナキコトニテ、俗学者モ辨ヘ知レルコト也。然ニ近時吾党ニ此論出テ、或道德ノ盛衰ヲ以テ中国夷狄ヲ分チ、或ハ各国面々ニ中国夷狄アリト云テ、遠ニ古聖賢ノ成説ヲ用ルコトナシ。

直方先生在《华夷论断》中说：“学者关于中国与夷狄的争论纷繁复杂，皆因各自立一偏之见而主张，导致初学者迷惑。原本中国与夷狄之说，乃中国圣贤之言，基于天地整体地形而立。《周礼》土圭之法，历代圣贤的论说、语类等皆有详述，此理无可置疑，俗学者亦能辨知。然而，近来我党中有人提出此论，或以道德盛衰区分中国与夷狄，或认为各国皆有其中国与夷狄，远弃古圣贤之成说。”

垂加先生神道ヲ主張スルヨリ、日本モ中国也ノ論アリテ、程子ノ天地無適不為中ノ語ヲ以テ証トシ、朱子ノ説ヲ可疑ト云ハレシコト、「程書抄略」上卷細字ノ中ニ見ヘタリ。是ヨリシテ学者雷同シ、中国夷狄一定ナキノ論多シ。尤中国ハ礼義之教、風俗正シ、夷狄便在人与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ト朱子モ云ハレタナレバ風俗アシキハ知レテアレドモ、然レドモ夷狄ノ地ニ生レテモ少連大連ノ様ナル人モアリ、中国ニ生レテモ桀・紂・盜跖ガ様ナルモアレバ、夷狄ノ地ニ生レタ人モ義理ニ從テ勤メバ聖賢ニモ至ルベシ、何ノナゲクコトアランヤ。「論語」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ニテ可考。武王ノ箕子ヲ朝鮮ヘ封ジラレタヲ看ヨ。畜生国ヘ封ジタルト云ニ非ズ。今道德ノ盛衰ヲ以テ中国夷狄ヲ云ハバ、「論語」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ノ語、「孟子」ノ陳良楚産也ノ所、其外ツカユルコト多カラン。中国而用夷狄之礼、則夷之ト云タル、礼義ヲ責タルノミニテ、中国ヲ変ジテ夷狄ノ地ニスルト云ニ非ズ。道ハ行レフト行レマイト、中国ト云ハ是カラ爰ト一定シテアル也。釈ノ師鍊ガ、天文ヲ以テ日本ヲ世界中ノ最上国トシ、唐天竺ヨリモスグレタルト「元亨釈書」ニ書記シライタヲ、尤ナリト思テ雷同シタル儒者モアリ、皆小知ノ妄説也。中国夷狄ト云ハ、根本聖人

ノ立言ニテ外ノ国デハ云ハヌ事ナルニ、儒書ヲ読ンダカニテ、中国ハ善、夷狄ハ悪ト云事ヲ知テ、我生レシ国ヲヒイキスル存念ハ殊勝ナレドモ、天下ノ公理ヲ知ラズ、聖賢成説ヲ变化スルニ陥ルハ、苦々シキコト也。中国夷狄ヲ道德盛衰デ云ハ、今ハ唐ガ中国、今ハ朝鮮ガ中国ト、ヒタト場所ガカワルベシ。人ガ何程不徳不義ナルトテ、真ノ犬馬トハ云ハレス。ワルナリニ人ハ人、犬ハ犬也。猿ガカシコキトテ、タワケノ人間ト同ジコトトハ云レヌ、鸚鵡能言、不レ離飛島ナリ。義理ニハツレタルヲ推シテ禽獸也トハ、徳ヲ責タモノナリ。コノ合点ヲ地形ヘ移シテ中国夷狄ノ辨ヲ合点スベシ。文王武王ノ様ナル聖人ガナクテモ、中国ノ名ハカワラヌゾ。浅見安正「正統論」ニ、正統ハ義不義、徳不徳ノ吟味ハ入ラヌト云テアリ。中国モ丁ド其合点ニテ、マギルルコトハナシ。

垂加先生因主张神道，提出“日本亦为中国”之论，并以程子“天地无适不为中”之语为证，质疑朱子之说，此事见于《程书抄略》上卷细字中。自此，学者纷纷附和，关于中国与夷狄无定论之说甚多。然而，朱子亦言：“中国有礼义之教，风俗端正，夷狄则在人与禽兽之间，故终难改。”虽知风俗恶劣者为夷狄，然夷狄之地亦有少连、大连般之人，中国之地亦有桀、纣、盗跖之辈，故生于夷狄之人若勤勉义理，亦可至圣贤之境，何需轻视？《论语》云：“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可考。再看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并非封于畜生之国。若以道德盛衰论中国与夷狄，则《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之语，《孟子》“陈良楚产也”之说，皆可参考。所谓“中国而用夷狄之礼，则夷之”，仅责礼义，非将中国变为夷狄之地。无论道行与否，中国之名乃固定不变。释师鍊以天文论日本为世界最上国，优于唐朝与天竺，此事记于《元亨释书》，亦有儒者附和，然此皆小知妄说。中国与夷狄之说，乃圣人立言，非外国可论，然读儒书者仅知中国为善、夷狄为恶，虽轻视己国之心可嘉，然不知天下公理，陷于改变圣贤成说，实为可悲。若以道德盛衰论中国与夷狄，则今日唐朝为中国，明日朝鲜为中国，场所随时可变。人虽不徳不义，亦非真为犬马。人虽恶，仍为人；犬虽善，仍为犬。猿虽聪慧，亦非与愚人同类；鸚鵡能言，仍为飞鸟。以义理责人，推其为禽兽，乃责徳之言。此理可移于地形，以辨中国与夷狄。即使无文王、武王般圣人，中国之名亦不变。浅见安正《正統論》云：“正統不论义与不义、徳与不徳。”中国之理亦如此，无可置疑。

倭南蛮ニ聖人ガ出テモ、夷狄ノ地ニ聖人ガ出タト云モノ也。其南蛮ノ聖人ガ数世聖人テ相繼テ南蛮ヲ化シ、中国ノ風ノ様ニナルコトハアルベシ。然レバ中国ハ土地ノヨイ所ユヘ、古ヨリ聖賢ト名付ル人、ヒタト出生スルト見ヘタリ。中国ヲヨイト云モ宜ベナリ。コレヲ知ラズニ唐ニハ聖賢ハ有レドモ、土地ガワルイ故ニ、堯舜ノ禅授、湯武ノ放伐ノ様ナルコトアリト云人アリ。愚ト云ベシ。或人、君臣ノ大義ヲ明サント思フ存念ヨリ、我生シ国ヲ君父ノ国ト敬ヒ尊ブノ親切ガスギテ、中国ヲ夷狄トシ、叛逆人ノ湯武、牛食ノ孔孟ト云激切ノ論出タリ。是偏説也。孔孟ヲ尊敬スル人コレヲ聞テ、此ハ狼藉ナル云様ナリトイキドヲリ、我出生シタル国、中国ニ非ズト云サマニ、辨者ヲ批斥スル。甚シ、激論ノ過ルト云ベシ。兎角太極ヲ主君ニシテ各国皆家中ト合点スレバ、位ノ高下、禄ノ大小夫タニ定テアレバ、ヒイキシテホメスギルコトモナク、ニクイト云テ一尺ノ者ヲ五寸ト云コトモナラヌ。黒ハ黒、白ハ白ト定テアレバ、私意ヲ以テ息キ筋ヲハリ、白ヲ黒、黒ヲ白ト云テ、中国夷狄ノ名ヲツケカユルハ、愚之甚也。王荆公ガ虱ヲ捻リタルトテ中国ノ太夫高位ノ人皆虱ヲヒネルニテモナシ、

楊雄が天禄閣カラ落タトテ唐ノ儒者皆腰ヌケ臆病ト云ニモ非ズ。蘇我ノ馬子ガ天子ヲ殺シタルトテ日本ノ大臣皆天子ヲ弑スルト云デモナク、義朝ガ父ヲ殺シタルトテ日本ノ武士皆親ヲ弑スルト云ニモ非ズ。風俗盛衰ハ其時其人ニヨルコトナレドモ、愚ナル人ハ、日本ヲ君子国ト誰ヤラ云タルトテ、堯舜三代ノ治ニマサルト思ヒ、曾子ノ死期ニカレコレ云ハレタルヲ見テ、賢人ノ死期ハ皆曾子ノ様ナル筈ト思ヒ、垂加先生ノ九月十六日ノ死ヲ神明ニ通ジタト云ヒ、周公旦ノ武王ノ命ニ代タト云ヲ聞テ、鬼神ニ祈レバ病人悉ク快復スルト信ジ、積善之家有余慶ト云ヲ見テ、子孫繁昌ヲ求ムル等ジヤト云ノ類、書籍ヲ読タル人サヘ往々其感アレバ、無学ノ人ハ不足責。トニモ角ニモ道理明弁ニナキハ学者ノ大患也。

然而，即使南蛮有圣人出世，亦为夷狄之地出圣人之说。若南蛮圣人世代相继，教化南蛮，使其风俗如中国，亦有可能。因此，中国因土地优越，自古圣贤辈出，称中国为佳亦宜。若不知此理，仅因唐朝有圣贤，便以土地恶劣为由，称尧舜禅让、汤武放伐之事为常，实为愚见。有人因明君臣大义之心，过于敬重己国为君父之国，遂将中国视为夷狄，称叛逆之人如汤武、牛食之孔孟，此乃偏激之论。尊敬孔孟之人闻此，必斥其荒谬，然因己国非中国，便批斥辩者，实为过激之论。若以太极为君，各国皆为家中，则位之高下、禄之大小各有定数，无需过分褒贬，亦无需将一尺说为五寸。黑为黑，白为白，若以私意曲解，将白说为黑，黑说为白，随意更改中国与夷狄之名，实为愚之甚者。王安石捻虱，并非中国大夫高位之人皆捻虱；杨雄从天禄阁坠落，并非唐朝儒者皆腰软懦弱；苏我马子弑君，并非日本大臣皆弑君；义朝弑父，并非日本武士皆弑父。风俗盛衰因时因人而异，然愚者因有人称日本为君子国，便以为其治如尧舜三代；因见曾子临终之言，便以为贤人临终皆如曾子；因垂加先生九月十六日之死，便以为其通神明；因闻周公旦代武王之命，便以为祈鬼神可使病人痊愈；因见“积善之家有余庆”，便以为可求子孙繁昌。此类见解，读书人亦常有，无学之人更不足责。然无论如何，道理不明，乃学者之大患。

或曰、中国夷狄ノ分ハ、論断明白ニテ何ノ疑モナキコト也。倭日本ニ生レタ人、唐ヲウラヤミシタハヌ筈ト云ハ、無学ノ人ハ其通りナレドモ、今聖賢ノ書ヲ讀デ居敬究理ノ学ヲスル人ハ、唐ヲウラヤミシタフベキコト也。如何トナレバ、四書六經ハ中国ノ書ナレバ、文字ノ意味、文義ノ法、日本ノ式目庭訓ノ抵ノ文字デハ、聖賢ノ意ハウカバハレヌ筈也。譬バ程朱ノ才德デモ、日本ノ歌ノコトバト情ニ通ズルコトハ、日本ニ生レタ人ノ様ニハナイ筈ところ也。四書六經ヲ終身ノ業トスル人、文字ニ通ゼザルハ、大ナル遺恨ニアラズヤ。対目、コレハ的切至極ノ論ナリ。予モ数十年以前ヨリ其存寄アツテ、何卒日本口ヲ忘レテ唐ノ書ニ通ジタキト心ガクルトモ、未ダハキト通ゼズ。日本ノ前輩宿儒、何モハキトシタ人ナシ。精力ヲ尽シテ考タラバ、通ズルコト大方ニハナルベキ也。切唐ノ書ヲカラズニ、日本ノ書デ天地自然ノ道ヲ求ムル書アラバ幸ナル事ナレドモ、吾不才、イマダ其書ヲ考ルコトナキユヘ、弱年ヨリミツケタ儒書ヲ日本口ナガラ讀デ道ヲ求ムル外ハナシ。然ニ吾人、書ノ看ヤフガ龜ク、精力ノ用ヒ様ガカヒナク、奮発ノ意少ナク、其上、品々ノ路草二日ヲ暮シ、醉生夢死ニ終ルハ口惜キ事ニ非ズヤ。（一本此ノ下、朱子に言有り、曰く、日月逝く、歳我に与さず。丈夫の志有る者、豈当に此悠悠泛々徘徊猶豫を為し、以て其身を者ゆべけんや、と。三宅重固の中国夷狄の説を読み、宿懐に合はざるを嘆じて、嘗て論ぜし所を記して一学友に与ふ。夫れ道の盛衰、人の徳否を以て、中国夷狄の分と為すは、近時神書を学ぶ者の言にして、尤

も吾が党の学者に望む所に非ず。重固、此に於て其の所論と吾が鄙説とを再考し、以て非を訂し是に従ふの訓を蒙らば、幸甚なり。正徳癸巳季春 直方書。）

有人说：“中国与夷狄之分，论断明白，无可置疑。然而，若说生于日本之人不应羡慕唐朝，无学之人或可如此，然今读圣贤之书、修居敬究理之学之人，应羡慕唐朝。何也？因四书六经为中国之书，文字之意、文义之法，若以日本式目庭训之文字，则圣贤之意难以传达。譬如程朱之才德，亦难如生于日本之人般通晓日本歌谣之情。以四书六经为终身之业者，若不通文字，岂非大憾？此论切中要害。我亦于数十年前有此念，曾欲忘日本之口，通唐朝之书，然至今未能精通。日本前辈宿儒，亦无一人精通。若竭尽精力考究，或可大致通晓。然若不读唐朝之书，而于日本之书中求天地自然之道，实为幸事，然我无才，至今未考其书，故自幼读儒书，以日本之口求道，别无他法。然我读书粗疏，精力用之不专，奋起之意亦少，加之终日忙于琐事，醉生梦死，实为可叹之事。（一本此处有朱子之言，曰：“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丈夫有志者，岂当为此悠悠泛泛、徘徊犹豫，以自误其身乎？”读三宅重固之中国夷狄论，叹其不合宿怀，遂记昔日所论，赠一学友。夫以道之盛衰、人之德否分中国与夷狄，乃近时学神书者之言，非我党学者所望。重固于此再考其所论与我之鄙说，若得订非从是之训，实为幸甚。正徳癸巳季春 直方书。）

或人、「論断」ヲ看テ日、一学者【欄外注——一本作重固】ノ説ヲ看ルニ、中国夷狄ヲ地形ト道德ノ二筋アルト云ヘバ、地形ノ義ヲ知ラヌニテモナシ。山城ヲ中トシ奥羽ヲ夷トスル説モアレバ、専ニ道ノ盛衰、風俗美悪デ云トハ見ヘズ。答曰、其二筋アルト云ガハヤ非也。中国夷狄ヲ最初ニ定タル聖人、二筋アルト云ヘルニ非ズ。其後ノ聖賢ノ説ニモ見ヘズ。色々ノ説ヲ立テ中国ヲ一定セス方ニ云ハ、自分ニ拵ヘタ説ナレバ、公論ニアラズ。実ハ、中国トハ唐九州ノコト、夷狄ハ四辺ジヤト心中ニハ自然ト理会シテヲレドモ、吾邦ヲ夷狄ト云ヘバ疎遠ニナルト云親切ノ情ニクランデ、偏説ヲ主張ス。心中独知ノ所ヲ省察シタトキニ、唐ヲ夷狄ジヤトハ思ハヌ筈也。唐ヲ中国ニシ又夷狄ニシ、朝鮮日本ヲモ中国ニシ夷狄ニスルト云ナラバ、天竺南蛮韃靼モ中国ニスル等ナルニ、アレヲバ中国ニ陝イト云ハ私論也。仏者ノガニハ天竺ヲ中国ト云説アリ。倭唐ヲ夷狄ニシ外ヲ中国ト云ハ、ケツシテ地形デハ云ハレヌゾ。唐ヲ中国、外ヲ夷狄ト云ハ云ニクキコトハナシ。人心ノ自然ヲ見ルベシ。宜哉、中国夷狄ト云コトハ、聖人、天地全体ノ中ヲハカツテ中国ヲ中国トシ外国ヲ夷狄ト定メヲケリ。ソノ成説ヲ変ズルハ不忌憚之甚矣。聖人が我生国ヲホメテ中国ト云、外ヲ夷狄ト賤シムト云ハバ、聖人私意ノ甚キト云モノ也。今ヨク合点シタル人ハ、唐ハ中国、日本ハ夷狄ト古昔カラ一定シテアルト雖ドモ、外ノ夷狄ハシラズ、日本ニヲイテハ唐ニモヲラヌ処アリ、我ハ日本ニ生レタレドモ、実ニ学問ニ志ヲ立テバ聖賢ニモ至ルベシ。其時ハ唐中国デモハチ入ルベシト心得ベシ。畢竟此論ノ起リ、日本ヲ中国トシ唐ヲ夷狄ト云カラ出タレバ、根本已ニ差ヘリ。故ニ彼此コモゴモ窒礙シ、色々ノ激論紛々ナリ。疾ト心氣ヲ平ニシテ思量スベキコト也。

有人说：“读《论断》后，见一学者【栏外注——一本作重固】之说，称中国与夷狄有地形与道德二理，然不知地形之义。有以山城为中、奥羽为夷之说，故并非专以道之盛衰、风俗美恶而论。”答曰：“称其二理者，已为非也。最初定中国与夷狄之圣人，未言有二理，其后圣贤之说亦未见。若立种种之说，不定中国为何，乃自造之说，非公论。实

则，中国指唐朝九州，夷狄指四边，心中自然理会，然因称我国为夷狄而疏远之情，遂主张偏说。若省察心中独知之处，必不会视唐朝为夷狄。若将唐朝既为中国又为夷狄，朝鲜、日本亦既为中国又为夷狄，则天竺、南蛮、鞑靼亦可为中国，然称其为中国，乃私论。佛者中有以天竺为中国之说。然若称唐朝为夷狄，外国为中国，则绝非以地形而论。称唐朝为中国，外国为夷狄，乃人心之自然。宜哉，中国与夷狄之说，乃圣人划分天地整体，定中国为中国，外国为夷狄。改变此成说，实为不忌惮之甚。若圣人称己国为中国，贱视外国为夷狄，则圣人私意甚重。今已明白之人，虽知唐朝为中国，日本为夷狄自古已定，然外国之夷狄不论，日本亦有优于唐朝之处，我虽生于日本，若立志学问，亦可至圣贤之境，其时亦可入唐朝中国。毕竟此论起于称日本为中国、唐朝为夷狄，根本已差。故彼此窒碍，种种激论纷纭。需平心静气，深思熟虑。”

或人云、今日本カラ云ハンニ、天地ノ内ドコカシコト美悪ヲ定ル筈ハナシ。風俗ハ時ニヨレバ、ヨクモアシクモナル。天地之間ドコデモ中ト云ベシ。程子ノ説ノ通り也。然レバ唐ヲ中国ト一定スル筈ハナシ。世々ノ聖賢ノ中国夷狄ト云ヘルモ、昔カラノ定名デ云ハレタモノナルベケレドモ、道理ナシニ雷同シラレタト云ベシ。畢竟、唐天竺日本南蛮、甲乙ナシニ云ガ道理之公ト云タラバ如何。答曰、夫ナレバ根カラ中国夷狄ト云ヨトヲ云ハ無用之言也。然レバ、最初ニ中国夷狄ト云コトヲ云出シタルハ始作俑ノ類ニシテ、妄説ノ元祖ト云ベシ。夫ナレバ「大学」「論語」「孟子」「中庸」ニ中国ヲ云雷同妄説ト云モノカ。ヲカシキコト也。（一本ニ此下ニ有一条。或人曰、孔曾思孟が雷同妄説ニナルガイヤナトテ、道理之公ハツブサレマイ。唐ヲ中国トシ外国ヲ夷狄トシタ天罰ニヨツテ、孔曾思孟モ雷同妄説ノ咎ヲカフムラレタト云モノニシテヲイテハ如何。答曰、孔曾思孟ヲ天地ノ罪人ニシテモナントモ思ワヌ人ナレバ、ソレニハ論ハナイ。何トゾ、トクト了簡シテ孔曾思孟ノ罪ニナラズ、中国夷狄ノワケモ立ヤウニハナルマイコト乎。イカニシテモ苦々シキ様子也。或人曰、コナタモヨクア簡アレカシ。孔孟ガ罪人ニナラルルガ氣ノ毒ナト云テ、我生国ヲ夷狄ト云ワセルコトハナラヌ。此方ニ不快ニ存ズル、向後講論モイタサレヌト云。答ル孔孟ガスタツテモカマワヌト云ナレバモハヤ云ベキ方ナシ。直方書。）

有人说：“今从日本而言，天地之内，何处为美为恶，本无定论。风俗因时而变，或善或恶。天地之间，何处皆可称为中，正如程子之说。因此，唐朝为中国之说，本无定论。历代圣贤称中国与夷狄，乃自古定名，然无道理而雷同，实为妄说。毕竟，唐朝、天竺、日本、南蛮，无分甲乙，方为公理。”答曰：“若如此，则根本无需言中国与夷狄。然最初言中国与夷狄者，乃始作俑者，为妄说之元祖。若如此，则《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言中国者，皆为雷同妄说，实为可笑。（一本此处另有一条。有人说：“若孔曾思孟为雷同妄说，则公理将毁。因称唐朝为中国、外国为夷狄而遭天罚，孔曾思孟亦受雷同妄说之咎，此论如何？”答曰：“若有人愿视孔曾思孟为天地罪人，则无需多论。无论如何，终难归罪于孔曾思孟，中国与夷狄之分亦难立。实为可悲之状。”有人说：“此论亦需详察。若孔孟为罪人，实为可悲，然我亦不愿称己国为夷狄。此方不快，往后讲论亦难。”答曰：“若孔孟无关紧要，则无需多言。”直方书。）

或人問曰、日本ハ小国ナレドモ、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以来、神道ト云結構ナル教アリ。去ニ因テ、神道ヲ学バヌ人ハ日本ニ生レタ益ナク、神明ノ御心ニモ叶ハズ、子孫繁昌スルコトモナシ。日本ハ古来ヨリ神国ト云テ、万国ニスグレ結構ナル国也。直方先生答曰、唐土天竺南蛮ハ何国ニテ候ヤ。日本計リ神国ニテ各別結構ナル所ジヤトハ、誰人ノ定メヲキタル事ニテ候ヤ。神国ノ神ト云ハ、他邦ニハナキモノニテ候ヤ。天地ノ中、人ノ外ハ皆鳥獸ノ類ニテ、賤キモノ也。人ハ万物之靈ナレバ人国トコソ申ベキニ、人ノ外ノ神ト申事心得ガタク候。天照大神大己貴ノ類ハ、人ニテハ無之候ヤ。偕我が生レシ邦ヲバ、売薬ヲスルモノノ様ニ、我計リヲヨシト云テ自慢スルコトニテ候バ、秦ノ始皇ガ先祖ニ諡スルヲ禁ジタルト同事也。夫ナレバ天下之公理トハ不レ被申候。譬ヘバ今舜ノ講釈ヲナサレルニ、後妻ニ溺レテ実子ヲ殺スハ義理ノ当然ジヤト云ベキヤ。ソレハ不義デワルイト云ハバ父ノ事ヲソシルニナリ可申ヤ。神道者ノ様ニ善惡是非ニカマワズ、メツタニ我邦ヲ尊信スルガヨキト云ナレバ、学問モ入り不申候。是程ノワキマヘナクシテ、メツタナコトヲ被申候筈ハ無之候ヘバ、神道者ノ被申ニモ子細コソアラン、承度候。

有人問曰：“日本虽为小国，然自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以来，有神道之教。因此，不学神道者，生于日本无益，亦不合神明之心，子孙亦难繁昌。日本自古为神国，乃万国中结构卓越之国。”直方先生答曰：“唐朝、天竺、南蛮，何国也？日本独为神国，结构卓越，此乃何人所定？神国之神，他邦无有乎？天地之中，人之外皆为鸟兽之类，贱物也。人为万物之灵，故应称人国，然言人之外有神，实难理解。天照大神、大己贵之类，非人乎？若如卖药者般，仅自夸己国为佳，则与秦始皇禁为先祖谥号之事无异。此非天下之公理。譬如今讲舜之事，若言后妻溺杀亲子为义理当然，则非义而恶，岂非责父之事？若如神道者般，不论善惡是非，一味尊信己国为佳，则学问亦难入。若无此偏颇，则神道者之言亦无甚深意，需详察。”

切神道ニハ五倫ヲ立テ、ツツシミ申候哉。五倫ノ中ニ倫三倫ハステテモクルシカラズトノ事ニ候哉。五倫立テテ教候ノバ、唐ノ聖賢ノ道ニ違イハアルマジク候。此所承度候。偕神道ニ伝受ト云テ、密ニ申聞スル事アルト承候。土金ノ伝ト云ハ神道ノ根本ジヤト合点シテモ、実ニカヲ用ヒテコソ心身ヲサマリ可申候。タダ聞タ計リニテ、人欲ニ克ツト云コトナクバ、何ノ用ニモ立スコトニテ候。神ノ名ニモ伝授アルヨシ承候。唐デハ、孔子ヲ孔子、孟子ヲ孟子ト云タルニナンノ伝授モナク候。ケ様ノコト儒道ト相違シタルコトニテ候。然ニ儒神一致ト被申候ハ合点不レ参候。

再者，神道中立五伦，岂非郑重其事？五伦中二伦三伦，虽难亦不可废。若立五伦而教，则与唐朝圣贤之道无违，此需详察。然神道中有传受之说，密传之事亦有所闻。土金之传，虽为神道根本，然需实修方能使身心端正。若仅听闻，未能克己，则无甚用处。神之名亦有传受，然唐朝中，孔子为孔子，孟子为孟子，并无传受之说。此与儒道相异。然若言儒神一致，则难以理解。

偕又、日本ハ中国ニシテ万国ニ勝レタリト神道者ノ云ハ、心得ガタキコトニテ候。中国ト云ハ、古来ヨリ地形ニヨツテ一定シタルモノ也。勿論中国ハ道明ニ風俗モヨシ、夷狄ハ風俗アシケレドモ、根本、中国夷狄ト定リタルハ地形ヲ以テ云、風俗善惡デ云ハヌナリ。

再者，神道者称日本为中国，胜于万国，此亦难理解。中国之名，自古因地形而定。虽中国道明风俗亦佳，夷狄风俗恶劣，然根本而言，中国与夷狄之分乃以地形而论，非以风俗善恶而论。

日本ノ古記ヲ考ルニ、我邦、帝王ヲ始メ皆同姓ヲ娶テ后ニソナヘタルアリ。共外姉妹ヲ后ニ備ヘタルモアリ。是レナレバ、聖人ノ教ヲカレタル夫婦ノ道ニ違申候。諸臣トシテ君ヲ弑テ、其君ノ弟ヤ子ヲ取立テ天子ニスルコト多シ。父ヲ殺サレ兄ヲ殺サレテ、其殺タ臣ノ差図ニ付テ天子ノ位ニ備ハリテ、ソレヲ恥トハ思ハズ、讐ヲ報ルノ義モナシ。父兄ヲ殺シテ其子弟ヲ又主君ニシテ、ソレナリノ君臣ノ交リヲスルコトアレバ、万国ニスグレテ君臣ノ義正シトハ云ガタシ。諸日本ハ一姓ニテ天下ヲ有テ、他姓ノ人ヘ渡ラヌト云テ、結構ナルコトト云ヘドモ、正統同姓ノ兄ヤ弟ヤ従兄弟ヲ追ノケテ天子ニナルハ、他姓ヲ追ノケタルヨリ甚シキ也。神武天皇以來姓ハカワラネドモ、弑逆篡奪挙テ数フベカラズ。譬バ今兄ヲ殺シテ其跡ヲ取タル人アランニ、同姓ジヤニヨツテ苦シカラヌト云ベキヤ。我ハ殺サズ臣下ガ殺シテ其跡ニ我ヲ立タト云デハスマヌコト也。如此ナレバ、日本ハ却テ後世ニ五倫ノ法ヒラケテ、上古ハ五倫ノ法ハキト立ヌト見ヘタリ。然ニ学者、日本ノ旧記ヲ見ナガラ、此ヲワキマヘヌハアサマシキコト也。扱又女子ニテ天子ノ位ニノボルコト、聖人ノ道ニハナキコト也。牝鷄ノ晨スハ家ノ索ル也ト、聖書ニハ戒メヲカレタレバ、マシテ天子トナリ万機ノ政ヲサバクハ晨スルノ甚シキ也。

考日本古记，我国帝王始娶同姓为后，亦有娶姊妹为后者。此与圣人所教夫妇之道相违。再者，臣弑君而立其弟或子为天子之事甚多。父兄被杀，臣下立其子弟为天子，不以为耻，亦无报仇之义。父兄被杀，子弟仍为君臣之交，岂能称万国中君臣之义最正？虽日本以一姓有天下，不传他姓，然同姓兄弟、从兄弟相争为天子，较他姓相争更为甚。自神武天皇以来，虽姓不变，然弑逆篡夺之事不可胜数。譬如今有人杀兄夺位，岂能因同姓而无苦？若言“我未杀，臣下杀而立我”，则亦难自圆其说。如此，日本反于后世方立五伦之法，上古则五伦之法未立。然学者读日本旧记，若不明此理，实为可叹。再者，女子为天子，亦非圣人之道。圣书戒“牝鸡司晨，家之索也”，何况为天子而理万机，实为司晨之甚。